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

……廖耀湘　杜建时（1）

孔祥熙与日寇勾结活动的片断……贾存德（67）

记上海统一委员会 ……吴绍澍（79）

我怎样当上的伪满“执政”……溥仪（94）

土肥原策动“北洋派大同盟”的内幕……许念晖（146）

附注：

对《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四四页、第四十三辑二七五、二七九页

对《记上海统一委员会》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四四页

China

我們所知道的关于美蔣勾結的內幕情況

廖耀湘　杜建時

(一)　美蔣關系的起源

1937 年中日战爭发生，当时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采取隔岸观火，保持所謂靜观沉默态度，并想压制中国抗战，指使蔣介石对日妥协。但是这时中国人民抗日的要求已使美帝无法遏止，日本侵略者占領上海、南京、武汉以后，更加瘋狂，美帝乃采取让中日战爭打下去，借日本扑灭中国的革命火焰；同样，借中国人民力量削弱日本，自己却搬出一个严守中立的伪装面孔。

1941 年太平洋战爭发生，日軍偷袭珍珠港，并在亚洲大陆上遂行其南进政策，法国殖民軍首先在越南向日寇投降，英国殖民軍統治的緬甸、馬来亚、新加坡以及泰国、印度均将不保。柏林、东京、罗馬軸心，大有会师伊朗之势。英帝国主义希望中国軍队出兵緬甸，牵制日本侵略軍于緬甸北部地区，以免日本侵略軍由新加坡、仰光沿海經阿拉干直闖印度。

早在 1941 年 1 月間，国民党重庆政府应英国之邀，組織了一个印、緬、馬軍事考察团，以國民党軍事委員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为軍事代表团团长，侍从室主任林蔚为副团长，率領第五軍軍长杜聿明及陆海空軍人員十余人赴印度、緬甸、馬来亚进行軍事考察，由

China

英国駐华武官丹尼斯陪同前往。当时拟訂了一个中英合作的防御計划，由国民党方面預备十个軍的兵力随时开赴緬甸，策应馬来亚和印度。蔣介石希望保持仰光海口和滇緬公路的軍事补給綫，至是，乃派罗卓英、杜聿明率領第五軍、第六軍、六十六軍进入緬甸援助英軍，阻击日寇。

此时，美国既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盟邦，即对蔣介石政府陆續給予軍火物資的援助，先后給予財政貸款和中美租借协定共十三亿七千万美元；先派陈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又称飞虎队）来华，繼派史迪威充任中国战区美軍司令和蔣介石的参謀长，以指揮国民党軍队及掌握有关作战的訓練装备补給等問題。这是蔣介石派熊式輝和宋子文先后赴美国洽商談妥的。美帝的目的，不是眞正为了援助中国人民抗日，而是拿来作为支持蔣介石的反动統治，进而为它自己取得英法帝国主义在东方殖民的統治地位。蔣介石这个大政客对美国則用不支持則拆伙的无賴手段，索取大量軍火和金錢，扩充自己的实力，准备用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因此，构成美蔣勾結复杂矛盾的关系。

（二） 史迪威與蔣介石關系的始末

中国远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战的失敗和史迪威指揮駐印軍打通滇緬公路的作战經过是这样的：

中国远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战失敗退入印度的經过概况

1942年春（3—5月），蔣軍配合盟国作战，为了阻止日寇攻占新加坡向緬甸急进直入印度的猛烈攻势，应英国的請求，組織了远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战。当时远征軍的編組，是以第五軍杜聿明部

China

和第六軍甘丽初部为主干，由杜聿明以远征軍副司令长官的名义負指揮的責任。后来（約在4月中）才派罗卓英任司令长官的职务，并增派六十六軍张軫部入緬，共为三个軍。入緬作战的目的是想占領仰光，保持这个唯一的出海通路。但日寇已搶先占領了仰光，远征軍不得不在仰光的外圍与日寇作战。

当时入緬作战的中国軍队，士气非常旺盛，在仁安羌把截断英軍退路的日軍打退，把英軍主力救出重圍，在仰光外圍同古接替了英軍的陣地，尔后又担任后卫，掩护英軍主力按計划安全撤往緬京曼德勒地区。英軍原定在那里集結，再会同中国軍队发起大規模反攻，規复仰光。但英国軍队并沒有信守諾言，到达曼德勒立即迅速渡伊洛瓦底江向印度退却，置中国軍队于死地而不顾。蔣介石才知道上了英国人的当，只是哑子吃黃連，說不出苦，从而迁怒于史迪威（因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謀长的資格，随中国远征軍司令长官罗卓英一同入緬，蔣介石并托史迪威特别关照中国入緬軍队，要史担任英軍統帅亚历山大与中国远征軍最高司令部之間的联絡，并指导作战），不过外表还是非常客气，并未見諸詞色而已。

当英軍由曼德勒地区撤入印度，中国入緬远征軍主力第五軍（三个师及直屬部队与张軫軍之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陷于三面包围之中，史迪威偕同远征軍司令长官部及长官罗卓英，随英軍退至伊洛瓦底江西岸，想沿江至密支那再退入中国境内。他們进至卡薩（密支那以南約三日行程）附近，史迪威得报，日軍已进入八莫、密支那，长官部与所有軍队退入中国的归路，已被截断。史迪威認为只有迅速跟上英国軍队退入印度，再无他策。中国远征軍司令长官罗卓英接受了史迪威的意見，命令杜聿明并直接命令孙立人师立即跟随英軍經路（实际是緬甸与印度东北角唯一簡易汽車路，以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北就是野人山原始森林，几乎是无人烟的区域），向印度英伐尔撤退。

按战术与地形而言，史与罗的决定本来是最合理的决策，但实际掌握部队实力的第五軍軍长兼远征軍副司令长官杜聿明，不愿意退往印度，仍想繞密支那以北地区回国。据杜聿明說，日本人当时尚未进入密支那（但史迪威的情报正确得多，日軍正向密支那急进中），所以他不服从史迪威与罗卓英的命令。史、罗当时陷入十分困恼与危急的状态中。英軍已退远了，中国部队长不听命令，远征軍长官部当时一个警卫連都沒有，只是孤零零的一个司令部。史迪威又得报（他当时与英軍还通无綫电报），日軍已离开他們的駐地卡薩不远，他急不暇择地即偕罗卓英与长官部的官員，丢了一切車輛（卡薩以西沒有汽車路）、行李（他們沒有騾馬），自己背上一支冲鋒枪，徒步而行，飢疲交迫地走了三个星期，才到达印度，会合英軍。史迪威在同古、斯瓦、巧克巴当、索吉等战役中与中国将領在指揮方針上意見分歧，因而認为中国高級部队长不听命令，促成他尔后对中国軍队一些偏激的想法、看法和逾越常規的作法。他認为中国軍队高級将領都不能信任，尤其厌恶杜聿明。所以后来杜聿明被迫退入印度时，他立即把杜聿明赶回中国。廖耀湘到印度边境时，史迪威的参謀长柏特諾上校来接廖，并对廖說，从現在起，你們是 Stiwell's boys（即史迪威的孩子們），不再与杜聿明有任何隶屬关系，也不能再听他的話与任何命令。这时史迪威就开始产生一种新的打算，即掌握中国流入印度的这支部队，作为他个人英雄与冒险事业的政治資本，并把它变为变相的美国僱佣軍。

杜聿明是实际指揮第一次入緬軍队的高級将領，但他当时既

China

不知英国的作战方針，又不知緬甸地理与特殊的气候，徒使中国軍队作英軍的替死鬼。在軍队撤过伊洛瓦底江由江西岸向密支那撤退途中，又迟迟其行，考虑搶运英軍丢下的大批軍用物資。他命新二十二师在卡薩以南一个地区停留三天，致使日寇先我至卡薩与密支那，使最后归路断絕。他不知道緬北与印緬間地形与季候大变化的情况，竟又自作主张，不听罗卓英与史迪威的命令，想經由野人山中、印、緬未定界区域退回中国，致令全軍陷入死地（雨季中到处是水，羊腸小道大部淹沒，又无粮食），使軍队餓死、病死、溺死一大半。新二十二师九千余人，到印度只剩飢疲之众約三千人。他自己几乎因回归热死去。他的电台也丢了，又不能与中國和英軍任何一方联絡，眞是危急已极。当时蔣介石十分惶急，托史迪威并通过他找英国人到处寻覓搜索。后来在緬北大洛地区，始由史迪威派来的飞机发現地面上一些寻覓粮食的士兵（因飞机飞得低，发見士兵軍帽上有青天白日帽徽，飞机上人員不管是与不是，就把給养藥品，尔后又把无綫电池、电台、信号等投下来），才联絡上，但士兵已死去二分之一以上。蔣介石接納史迪威意見，命令杜聿明按飞机丢下的地图和路綫退入印度。沿途由美机与中航机集中投粮，美国人与英国人派人至野人山与沿途經历的部落酋长接洽，为中国軍队修桥开路，历时約三个月，才陆續到达印度极东北的一个角落，最后始脫离险境。

当杜聿明决定退野人山时，也命令新二十八师孙立人跟他退往野人山。但孙立人曾直接得到史迪威与罗卓英退印度的电报，他行至野人山附近，看到形势不对，便不再服从杜聿明的命令，自行改变道路，再回轉去走英国軍队退走的老路，赶在大雨未到之前到达印度。所以他那一师人員馬匹、装备尚无損失，而且收容一部

China

散兵与侨民，一同退入印度。史迪威和罗卓英得到这支部队，非常高兴。这时，史向英国人說話才有一点資本。因为那时英国急需軍队守卫印度，哪怕一个連一个营都很好。这也是后来史迪威看重孙立人的开端。

孙立人到达印度和在野人山找到杜聿明的部队之后，史迪威就立即打算要掌握中国所有入印部队，把它变成美国变相的僱佣軍，直接作为他个人的政治資本，首先把他最厌恶的杜聿明赶回中国。蔣介石与中国入緬高級将領甚至士兵，在緬甸受英軍欺騙之后，都痛恨英軍。但退入印度，又一次不能不寄英国人的篱下。在此种情况下，蔣介石和一般官兵都認为美国人还是比英国人要好一点，虽然都是非我族类，所以又靦顏托史迪威照顾。流入印度的中国部队，后来統編为駐印軍，以罗卓英为駐印軍总指揮。由史迪威出面負責向英国人領取餉薪、人馬补給，轉交給中国駐印軍部队，并由美国运武器，由中国内地空运新兵，重新整补，充实駐印軍各部队。史迪威又从美国調来大批軍官在兰姆伽成立訓練机构，訓練駐印軍官兵。根据蔣介石的意思，史只居于中介联絡地位，中国駐印軍的指揮权与行政权，仍应由中国自己将領即罗卓英負实际責任。由英方領来薪餉粮秣被服等补給物資，应該交罗卓英按中国軍队法令习慣发給各部队。但史迪威在 1942 年春第一次緬甸战役失敗之后，認为中国高級軍官指揮无能又不服从命令，对杜聿明在最后紧急情况下不服从他退印度的命令尤为深恶。他对蔣介石的越級指揮及罗卓英不能严格掌握所属入緬部队，都深刻不滿，認为这些都是 1942 年春緬甸战役失敗因素（这些都是史尔后亲自对廖耀湘說的）。因之，他决心不要駐印軍的中国高級将領和营以上的中級軍官，只要尉級以下軍官及士兵。史本人及一般美

China

国軍官都夸称中国下級軍官及士兵能打仗、吃苦耐劳、服从和勇敢，但認为中国中級以上軍官不行，甚至对廖耀湘当面都說这种极不礼貌的話。史既存有这种偏激思想又决心这样干，所以他首先发动驅逐罗卓英及其总指揮部的所有高級軍官，以去掉駐印軍的首脑，然后再分别宰割两个师，去掉两个师长及团营长，改由美国軍官直接統率駐印軍各个单位。好象当年英国軍官直接統馭印度殖民地軍队一样，把駐印軍变成眞正名符其实的美国雇佣軍，用以作为他（史迪威）的政治資本。史迪威这些思想和行动（罗卓英、廖耀湘和孙立人等都曾把它报告过蔣介石），曾深深激怒了蔣介石（后来廖耀湘会見蔣介石时，蔣曾当廖之面大罵史迪威）。

史迪威企图直接控制駐印軍与蔣介石对史的不滿

蔣介石与史迪威之間的矛盾，实質上就是蔣美之間的矛盾，从史迪威驅逐罗卓英事件起就开始加剧。駐印軍当时是唯一流入外国的中国軍队，是蔣介石所說的"孤儿"，部队虽少，但他十分注意。有問題就会鬧到他那里，他也不得不亲自处理或过問。史迪威既决心驅逐罗卓英，首先就在蔣介石那里控告罗卓英与美国人"不合作"。当时"不合作"三个字在美国人心目里是一件大大的罪行。师里有好些中下級軍官，只要是美方在备忘录中有"不合作"三个字，就要求調职甚至撤差送回国。至于在重庆、兰姆伽各地散布罗卓英指揮无能、沒有統馭力、不知如何訓練所屬軍队去打日本人，更是毫无忌憚地公然进行。最后史迪威在重庆一次重要会議上竟公然攻击詆毀罗卓英（这些都是罗的参謀长楊业孔回重庆后写信告訴廖耀湘的；何应欽来印度兰姆伽时也曾向廖談过），含沙射影地說罗卓英总是向他要錢要餉，他不知道究竟要这些錢幷要求直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接掌握这些粮餉干什么？意思是指罗卓英貪污吃缺。实际上史迪威已組織好补給与財务机构，企图掌握駐印軍命脉，不愿把粮餉交給罗卓英，而要由美国人直接发給駐印軍各团队（甚至不經帅部）。当时与会者一时不明情况，为之嘩然，甚至有人訊为罗有辱“国体”。蔣介石即电召罗回重庆詢問情况。罗卓英据实将史迪威要直接控制駐印軍命脉，与直接掌握駐印軍指揮和行政权力实际情况面报蔣介石。蔣介石內心十分抵触，但仍保持鎮靜，不愿因这些“小事”得罪史迪威，因而得罪美国。他表面上一团和气，順应史迪威的愿望，立即把罗卓英免职，并把駐印軍长官部大小官員空运回国。蔣任命史迪威兼任中国駐印軍总指揮，全权統馭駐印各部队，直接指揮駐印軍的两个师（尔后陆續增至三个师，最后增至两个軍五个师）。

罗卓英被調回国之后，史迪威并沒有放弃他那“只要兵不要官”的想法和作法，改用变相的方法以美国軍官替代中国駐印軍的师、团、营的軍官。他在駐印軍中委派师、团、营三級的美国联絡官。各級联絡官各有佐理人員及电台，形成师、团、营的指揮部。在兰姆伽整訓时，举凡經理、补給、装备、訓練、指揮等等，史迪威都經由联絡官这一系統直接命令部队行动（中国軍官通常也得到命令的副本）。有时，史迪威将軍队調动之后，中国軍官才知道，甚至不知道。一次，史迪威将新三十八师的师直属部队調走之后，师部才知道。当时駐印軍的两个师长，最后只保存一点点人事权限，保存一点点主权象征。駐印軍中的中国軍官，凡与美国人不和者，即以“不合作”的罪名撤职送运回国，引起駐印軍官兵強烈的民族感情，上下非常憤慨。廖耀湘、孙立人等把这种不能容忍的状况，直接电报蔣介石，并准备必要时率軍經由西藏回国，不甘愿这样寄人

China

篱下，受人侮辱。蔣介石的內心对这些事非常抵触，甚至恼怒（尔后蔣介石亲自当廖耀湘之面骂史迪威为“帝国主义者”，把我們当北洋軍閥对待。史迪威一貫看不起蔣介石，在史的日記里和同他亲信談話时，經常称蔣为“蠢宝”），回电要他們忍辱負重，不能乱动，应虛与委蛇。蔣非常注意駐印軍情况，当即派軍政部长何应欽从重庆飞印度兰姆伽駐印軍营地撫慰駐印軍官兵，并对廖耀湘和孙立人（当时只有廖、孙两个师及几个重炮团）传达蔣介石意旨。主要仍然是忍辱負重、虛与委蛇，先領取武器装备，并利用美国訓練机构把官兵都訓練好，团結自己官兵，自己內部暗中保持整然系統，凡部队长与美国人有摩擦者，暫时調換职务……。总之只要把武器装备拿到手，美国人最后总不能把我們的部队带走等等。廖耀湘和孙立人当时把史迪威及柏特諾等种种违反国际常态的作法，一一告訴何应欽并轉呈蔣介石。也提到 1942 年史迪威与英国人利用中国軍队作替死鬼，最后将其置之死地的情况，尔后应特别当心，不要再蹈前轍。必要时，我們要靠自己（因日本当时有随时打印度的可能，以策应德国法西斯在苏联的攻势），准备好由西藏退回国內。何应欽說：1942 年入緬战爭和悲慘結果，委員长都知道，現在情况委員长也深刻知道和深深挂念，委員长与史迪威也是虛与委蛇。

接着何应欽談到史迪威要直接掌握运入国內的武器装备，不愿交給軍政部統筹支配，甚至要由他挑选部队加以装备，由他訓練、补給、指揮。何当时提到史还要直接装备云南卢汉等人的部队，蔣介石和他本人都非常伤脑筋，都不能不虛与委蛇，因蔣介石不愿因史迪威一人而开罪美国。所以何当时結論式地說：“你們更应体貼委員长苦心，忍辱負重，千万不能出乱子，影响大局。”何应

China

欽回国把駐印軍当时情况和官兵感情轉告蔣介石。蔣介石为避免廖耀湘、孙立人与史迪威及其参謀长柏特諾等直接多所摩擦，引起最后决裂，他又送去一个性情最温和的郑洞国来到兰姆伽当新一軍軍长，把当时駐印軍仅有的两个师（尔后再运来一个师）編为一个軍，隶属于駐印軍总指揮部。一方面实行何应欽說的自己暗中保持整然的体系，另一方面使郑洞国居間緩和各师长与史迪威及柏特諾之間的直接摩擦。最后蔣介石还派他的儿子蔣緯国到駐印軍任职，也意在联絡美国人，居間协調感情。但是这种迭床架屋的指揮体系，曾引起史迪威的抵触，他根本不許郑洞国过問指揮、行政与补給等事，把他閑散丟在一边。郑只能作为当时駐印軍精神領导的象征而已。

史迪威违反蔣介石的意图指揮駐印軍孤軍深入緬北

1943年下半年，史迪威本人即傾全力計划准备調动軍队回师緬甸，縱然英国軍队不动，他决心指揮中国駐印軍三个师单独打入緬北。云南怒江两岸的中国远征軍部队（卫立煌指揮），則渡怒江与駐印軍会师，以打通中印公路。当时蔣介石与史迪威等都迭次請求英国尽速反攻緬甸，但英国一再欺騙中国，口头答应得很好，但按兵不动（当时蒙巴頓勳爵任东南亚盟軍最高統帅，曾到重庆，預允尽速反攻緬甸，但就是按兵不动）。史迪威不管蒙巴頓如何行动，他都要傾全力以赴。1943年冬，他亲自指揮中国駐印軍部队与一部美軍（一个步兵旅及一个工兵团与庞大的后勤部队），第二次翻过印緬边境的野人山进入胡康平原（即伊洛瓦底江一个重要上源），与日本十八师团前哨部队和前进据点实行广正面的接触。

由于史迪威使用美国联絡官控制駐印軍的阴毒办法，引起中

China

国官兵的极大反感，既达不到統馭的目的，更不利于指揮作战。1943 年冬，新三十八师在回师緬北的初期各个战役中，都遭受严重的挫折。例如美国联絡官指揮新三十八师的一个营作战，在大洛前綫受挫，三个月沒有一寸的进展。1944 年 1 月上旬，新二十二师超越新三十八师进出大洛、猛关一带，該师师长廖耀湘命令所属之六十五团团长傅仲良不依照史迪威及联絡官的作战計划，而改向大洛进軍，全歼大洛日本十八师团的一个加強营，揭开打回緬北胜利之端。史迪威因六十五团团长不听他的命令，将他撤职并准备遣送回国，改以美国軍官加伦上校接任六十五团团长。廖耀湘以傅仲良打了胜仗，同时認为美国軍官来当团长是干涉师内主权和行政，乃坚决拒絕，并报告蔣介石。蔣复电認为处置得当。这一事件引起新二十二师全体官兵与美国人之間的大摩擦。美国在新二十二师的联絡官史密斯上校、六十五团联絡官菲西中校与史迪威总部的部分人員以及其他多数美国联絡官，亦都認为史迪威在这一事件上处置失当。廖耀湘以得到蔣介石的支持，更坚持不让步。当时部队已进入战地，正处于作战紧张期間，师内大多数的美国联絡官認为不能如此僵持下去，这对作战及中美关系都不利。史迪威最后被迫收回成命，恢复傅仲良六十五团团长职务。这是史迪威在駐印軍中橫行霸道第一次受到的最不体面的打击。在这以后，史迪威才停止直接干涉新二十二师的行政。美国联絡官則主要負責补給，帮助策划作战，代史迪威检查作战任务之执行。

蔣介石热望与英国蒙巴頓所指揮的东南亚盟軍主力(英国)共同反攻緬甸，但不主张駐印軍孤軍冒险入緬，重蹈 1942 年第一次入緬失敗的复轍。1943 年 12 月初旬，蔣介石在参加开罗会議之后回国途中路經印度时，停下来找廖耀湘、孙立人和史迪威面詢情

China

況，并討論反攻緬北的軍事問題（当时駐印軍三个师只有廖、孙两师訓練完成，并正在陆續向印度东北部集中）。蔣介石在开罗会議归途虽很高兴，心情舒暢，但他始終未得到蒙巴頓卽以主力支援駐印軍反攻緬北的确切諾言。因此，他主张暫保留原态势，不宜孤軍深入密支那地区。蔣介石亲自拿地图当面指示廖、孙与史迪威（由宋美龄翻譯，无他人参加），最前綫暫停止于当时的到达綫（猛关西北伊洛瓦底江北源卽清德温 Chindwin 江上的一条支流，在新平洋以东約二十公里），以等待英国軍队主力的行动。

不到一个月，卽 1944 年 1 月初旬，史迪威卽违背蔣介石当面亲授的机宜，訛为当面之敌，只日本十八师团，又沒空軍掩护（当时美国十三航空队已集中于該方面直接支援駐印軍，故已能絕对制空，并形成压倒优势），而当时十八师团火力稍逊于駐印軍的廖、孙两师，加上美国一个步兵旅与后續可能調用之新三十师，訛为占絕对优势，可以一举进出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因而立刻发动大規模行动，首先攻破猛关，击破十八师团的主力，前鋒利用空投补給，不顧后方交通，直薄密支那地区。

当时廖耀湘、孙立人一方面打电报报告蔣介石，一方面仍遵照史迪威的命令行动。蔣介石对史迪威拿中国軍队冒险孤注一擲的办法是不滿意的。他打电报給廖、孙等一方面服从命令，同时应小心謹愼；又电史迪威要他注意与盟軍协同行动，并婉劝他不要冒险深入。史顧虑廖、孙随时可能直接接受蔣介石的命令行动，使他感到不安。史在猛关前綫曾单独找廖耀湘談話，不用翻譯，直接用英文和法文交談。史首先对廖說，他現在处于很为难的地位，虽然打了胜仗，但重庆反对他的意見和作战方案。他問廖："你是不是接到蔣委員长的直接命令？"随卽又說："上次緬甸作战（指 1942 年入

China

緬战役），我确知他直接发令指揮下面的部队，結果之慘你是知道的。如果他这次仍然是那样做法，那你我都可能功敗垂成。为了共同事业的胜利，迅速地打通这条通往中国之路，我希望你要支持我的断然打通这条路的作战計划。”他又說：“我俩都是正直的軍人，不是政客，应該以軍人的态度和思想方法考虑当前的敌情和任务，并根据以作决心处置。”

在猛关战役以后，廖耀湘对史迪威有了良好的印象，并被他激昂的态度所感动。当时廖并不掩飾和蔣介石直接有电报往还，但对史表示，只要对共同的事业有益处，只要确有把握打通中印公路，而又不使軍队陷入孤軍深入的境地，决定支持史迪威的作战計划，忠誠地执行他的命令。史迪威表示很高兴，并分析了当前敌情与怒江方面的敌情。蒙巴頓在猛关胜利后，曾亲自到猛关前綫視察，已部分出动英軍（一个师，尔后在猛拱与駐印軍协同作战），直接支援駐印軍，并准备継續增加。史迪威向廖耀湘保証絕对的制空权，无論山頂水涯，他完全保証人馬粮秣械弹的空投，根本不依賴地上交通，更不必有后顧之忧，并保証永远不会发生 1942 年第一次入緬那样可恥的情况。因此，消失了廖耀湘和他部下的顧虑，准备一往直前地打下去。当时廖把史迪威的企图和信心直接电报蔣介石，主张暫时放手让他干去，并建議蔣利用英国粮餉、营房、教練設备和美国的武器与技术訓練，再空运二、三个軍在印度就地訓練装备，随中印公路之打通，携带大批武器、装备、車輛回国。蔣这次贊成进軍緬北，不再坚持原地停止以待英軍出动的意見，但未答应即增加兵力。史迪威对廖耀湘积极支持他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計划及从旁对蔣进言，以減少这方面的阻力，表示感謝，減低了过去的摩擦抵触，不再干涉廖师的内部事务，并保升廖为新編組的新

China

六軍軍长。

但是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并不是一帆风順的。在駐印軍主力深入緬北到达密支那与猛拱外围地区的同时，日本緬甸方面軍总部为截断駐印軍前綫部队后方补給联絡与扰乱整个印度打击英軍，集中了五个师以上的兵力，沿1942年英軍由緬甸退却的那条公路及两側地点，直接进攻印度东北軍事重鎮英伐尔。英伐尔以北九十公里，就是加尔各答至里多空运基地的鉄路干綫，而且距里多空运基地（駐印軍前綫各部与对昆明內运武器弹葯的大基地与仓庫集結地）不远。日軍如入无人之境，一举卽攻至英伐尔城郊，不仅震动駐印軍，而且震动全印。所謂东南亚盟軍統帅蒙巴頓吏是慌作一团，集中英国駐东南亚全部空軍、全部装甲車队（当时整个英伐尔圓周上是一道用战車构成的鉄墻），抽調来了几乎可以抽調的步兵师（約二十个师），最后还把駐印軍新成立的新三十师最后一个步兵团都拉上去充預备队，才把日本人阻住，然后才稳定下来成胶着状态。日本軍队久攻（約三星期）不下，最后还是因天雨道路泥濘，又无法制空，被迫撤退。英軍慘胜，連跟踪追击的能力都沒有，日本人走远了，才慢慢地象老牛一样逐次向緬甸推进。

当日軍进攻印度东北部英伐尔时，进入緬北的中国駐印軍官兵都感动摇，因为这是对緬北駐印軍第一綫主力的一个致命的威胁。如果攻击成功，則入緬軍的空运基地和通加尔各答的鉄路綫，都将一齐被截断。廖耀湘甚至打算在最坏的場合下（卽日本进占印度），由印度东北部之沙地耶翻喜馬拉雅山向西康之巴塘、里塘退回中国（廖曾在一个英国种植茶园的大庄园主那里看到一份詳細地图，知道那里有一条羊腸小径可通，甚至可走騾馬，只約一星期行程沒有人烟）。日本前綫軍队也宣传要把入印中国軍队第二

China

次困死在野人山。蔣介石这时也有一点沉不住气，要求停止向密支那前进，要求确保退路安全，不能再一次使中国軍队困逼野人山中。史迪威比較明了全盘状况，認为更要加速向密支那、猛拱前进，再一次找廖耀湘談話，稳定軍心。他說："蔣深受日本人进攻英伐尔的影响，只怕退路被截断，这是沒出息的想法．眼睛不能总是看后面。蔣以为日本人集中力量进攻英伐尔，对我們的后路将造成莫大的危险。我則認为日本人这場进攻，对我們带来莫大的好处。首先，这压迫印度的英国人，不能不拼全力与日本人作战，迫使英国軍队不能不与我們一同打回緬甸去。其次，日本在緬甸的主力打击方向沒有指向駐印軍，使我們避开了这一猛烈的冲击，这对我們是一件大好事。現在已不是1942年日本直下新加坡、緬甸的时候了。印度的英国人已获得了喘息与准备的机会，他們这一次决心保护印度，首先决心在英伐尔站住脚。他們空軍占压倒优势，有那样多的战車、重炮与步兵师，后方交通又如此便利。日本人仅靠一条急造的軍用公路，又不能从空中补給第一綫的兵团（这一点史迪威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尔后的事实証实了）。現在英国人已在英伐尔城郊站稳住脚，在英国这样火力杀伤之下，日本人縱然攻击精神旺盛，也不能經受較长时日的消耗。"他認为駐印軍正应乘日本人进攻英伐尔的机会，不能調集強大的預备队向我們反攻的机会，我們应乘虛直捣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史迪威調新三十师之一个团及美軍的一个混成团．由从山峻岭热带森林中的羊腸小道，用重金雇用土民带路，秘密行軍約二星期，完全靠空投补給，出乎日軍意料之外地接近密支那地区，并一举占領密支那飞机場，立即以大批飞机大胆地空运新三十师主力在密支那机場，冒敌炮火着陆。随后利用日本人在雨季不易增援密支那的时机，經約一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